

##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徵應十（人臣咎徵）

呂群 朱克融 王涯 溫造 李宗閔 柳公濟 王涯 王潛 韓約 王氏 王哲 杜牧 盧獻卿 盧駢 封望卿 崔彥曾 崔雍 龐從

呂群

唐進士呂群，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。性粗褊不容物，僕使者未嘗不切齒恨之。時過褒斜未半，所使多逃去，唯有一廝養。群意淒淒。行次一山嶺，復歇鞍放馬，策杖尋徑，不覺數里。見杉鬆甚茂，臨溪架水。有一草堂，境頗幽邃，似道士所居，但不見人，復入後齋，有新穿土坑，長可容身，其深數尺，中植一長刀，旁置二刀。又於坑旁壁上，大書云：『兩口加一口，即成獸矣。群意謂術士厭勝之所，亦不為異。即去一二里，問樵人，向之所見者，誰氏所處。樵人曰：「近並無此處。」因復窺之，則不見矣。後所到眾會之所，必先訪其事。或解曰：「兩口君之姓也，加一口品字也。三刀州字，亦象也，君後位至刺史二千石矣。」群心然之。行至劍南界，計州郡所獲百千，遂於成都買奴馬服用，行李復泰矣。成都人有曰南豎者，凶猾無狀，貨久不售。群則以二十緡易之，既而鞭撻毀罵。奴不堪命，遂與其傭保潛有戕殺之心，而伺便未發耳。群至漢州，縣令為群致酒宴。時群新制一綠綾裘，甚華潔。縣令方燃蠟炬，將上於台，蠟淚數滴，污群裘上。縣令戲曰：「僕且拉君此裘。」群曰：「拉則為盜矣。」復至眉州，留十餘日。冬至之夕，逗宿眉西之正見寺。其下且欲害之。適遇院僧有老病將終，侍燭不絕。其計不行。群此夜忽不樂，乃於東壁題詩二篇。其一曰：「路行三蜀盡，身及一陽生。賴有殘燈火，相依坐到明。」其二曰：「社後辭巢燕，霜前別蒂蓬；願為蝴蝶夢，飛去覓關中。」題訖，吟諷久之，數行淚下。明日冬至，抵彭山縣。縣令訪群，群形貌索然。謂縣令曰：「某殆將死乎？」意緒不堪，寥落之甚。縣令曰：「聞君有刺使三品之說，足得自寬也。」縣令即為置酒，極歡。至三更，群大醉，昇歸館中。凶奴等已於群所寢床下，穿一坑，如群之大，深數尺。群至，則昇置坑中，斷其首，又以群所攜劍，當心釘之，覆以土訖，各乘服所有衣裝鞍馬而去。後月餘日，奴黨至成都，貨鬻衣物略盡。有一人分得綠裘，徑將北歸，卻至漢州衙中鬻之。適遇縣令偶出見之，識其燭淚所污，擒而問焉，即皆承伏。時丞相李夷簡鎮西蜀，盡捕得其賊。乃發群死處，於囊中所見，如影響焉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朱克融

唐寶曆二年春，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鹿。鹿膽中得珠，如彈丸，黑色，初軟後硬，如石光明。或問麻安石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安石曰：「此事自古未有。請以意推之。」鹿膽得珠，克融以為己瑞。鹿者祿也，鹿死是祿盡也。珠初軟後硬，是珠變也。祿盡珠變，必有變易之事。衰亡之兆也。自此克融言辭輕發。是年五月，果帳下軍亂，而全家被殺。（出《祥驗集》）

王涯

唐丞相王涯，大和九年掌邦賦，又主簿鹽鐵。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，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，被血來仲翔前。僅食頃，方不見。仲翔驚異且甚，即具白之，願解去權位。涯不聽，是歲冬十一月，果有鄭注之禍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溫造

新昌裡尚書溫造宅，桑道茂嘗居之。庭有二柏樹甚高。桑生曰：「夫人之所居，古木蕃茂者，皆宜去之。且木盛則土衰，由是居人有病者，乃土衰之致也。」於是鐵數十鈞，鎮於柏樹下。既而告人曰：「後有居，發吾所鎮之地者，其家長當死。」唐大和九年，溫造居其宅。因修建堂宇，遂發地，得桑生所鎮之鐵。後數日，造果卒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李宗閔

唐丞相李宗閔，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。明年冬，再入相。又明年夏中，嘗退朝於靖安裡第。其榻前有熨斗，忽跳擲久之，宗閔異且惡。是時李訓、鄭注，以奸詐得倖。數言於帝。訓知之，遂奏以致其罪。後旬日，有詔貶為明州刺史，連貶朝州司戶。蓋其兆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柳公濟

柳公濟尚書，唐大和中奉詔討李同捷。既出師，無何，麾槍忽折。客有見者歎曰：「夫大將軍出師，其門旗及麾槍折者，軍必敗。不然，上將死。」後數月，公濟果薨。凡軍出征，有烏鳶隨其後者，皆敗亡之徵。有曾敬古者，嘗為北都裨將。李師道叛時，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。每出軍，有烏鳶隨其後，即軍必敗，率以為常。後捨家為僧，住於太原凝定寺。大和九年，羅立言為京兆尹，嘗因入朝。既冠帶，引鏡自視，不見其首。遂語於季弟約言。後果為李訓連坐，誅死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王涯

唐（「唐」原作「宋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。）永寧王相涯三怪。浙米作人蘇閩，本是王家炊人，至荊州方知。因問王家咎徵。言宅南有一井，每夜常沸湧有聲。晝窺之，或見銅叵羅，或見銀熨斗者，水腐不可飲。又王相內齋有禪床，柘材絲繩，工極精巧。無故解散。各聚一處。王甚惡之，命焚於灶下。又長子孟博晨興，見堂地上有凝血數瀝，蹤至大門方絕。孟博遽令鑿去。王相初不知也。未數月及難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潛

唐大和，王潛為荊南節度使。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，僵臥塞途。是歲而潛卒，此近馬禍也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韓約

韓約，唐大和中為安南都護。時土產有玉龍膏，南人用之，能化銀液。耆舊相傳，其膏不可齋往，犯者則為禍耳。約不之信，及受代還闕，貯之以歸。時為執金吾，果首罹甘露之禍，乃貪利冒貨之所致也。（出《補錄記傳》）

王氏

唐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，有小池，池邊巨柳數栽。開成末，葉落池中，旋化為魚，大小如葉，食之無味。至冬，其家有官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哲

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裡治第西偏。家人掘地，拾得一石子，朱書其上曰：「修此不吉。」家人揩拭，轉分明。乃呈哲。哲意家人惰於畚鍤，自磨，朱深若石脈。哲甚惡之。其月哲卒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## 杜牧

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，有詩留別云：「同來不得同歸去，故國逢春一寂寥。」其後二十餘年，連典四郡。後自湖州刺史拜中書舍人，題汴河云：「自憐流落西歸疾，不見春風二月時。」自郡守人為舍人，未為流落，至京果卒。（出《感定錄》）

#### 盧獻卿

范陽盧獻卿，唐大中中舉進士，詞藻為同流所推。作《愍徵賦》數千言，時人以為庾子山《哀江南》之亞。連年不中第，蕩游衡湘，到郴而病。夢人贈詩云：「卜築郊原古，青山唯四鄰；扶疏繞屋樹，寂寞獨歸人。」獻卿旬日而歿。郴守為葬之近郊。果以夏初，皆符所夢者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#### 盧駢

唐盧駢員外，才俊之士。忽一日晏抵青龍精舍，休僧院，詞氣悽慘，如蓄甚憂，其呼嗟往復於軒檻間。僧問不對。逮夜將整歸騎，徘徊四顧，促命毫硯，題於南楣曰：「壽夭雖雲命，榮枯亦太偏；不知雷氏劍，何處更沖天。」題畢，草草而去。涉旬出官，未逾月卒。其詩至今在院，僧逢其人，輒話其異。（出《唐闕史》）

#### 封望卿

唐封望卿，僕射敖之子。杜邠公鎮岐下，自省中請為判官。其所常居室壁，有筆灑墨跡者。望卿一日，忽以指爪盡掐去之，其色如喪。洎侍兒或問其故，望卿默不應。無何病甚，謂侍兒曰：「記吾前日以指爪掐墨跡否？吾其時惡之，不能語汝。每點乃一鬼字。數日而卒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#### 崔彥曾

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，引鄭水以漲之。平時環岸皆台樹花木，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。西南壩多修竹喬林，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之別業也。唐咸通中，龐勛作亂。彥曾為賊執，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。未幾而凶問至。昔河間王之徵輔公祐也，江行，舟中宴群帥，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。將飲之，水至忽化為血，合座失色。王徐曰：「碗中之血，公祐授首之徵。」果破之，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#### 崔雍

崔雍起居，譽望清美，尤嗜古書圖畫。故鍾王韓展之跡，萃於其家；常寶太真上馬圖一軸，以為畫品之上者。唐咸通戊子歲，授祿二千石於和州。值龐勛構逆，豐沛間賊鋒四掠，歷陽糜（「糜」原作「歷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郡。右史儒生，非枝拒所及矣，乃命小將齎持牛酒犒賊師，且以全雉蝶活黎庶為請，由是境亡剽戮之患。雖矯為款諭，而密表自陳。時幸有不協者，因置之以法。士君子相弔。後有得崔君所寶畫者，軸杪題云：「上蔡之犬堪嗟，人生到此，華亭之鶴虛嘆。天命如何。」字雖真跡，不書時日。識者雲，聞命之後，無暇及此，其予知耶？復偶然耶？（出《唐闕史》）

#### 龐從

唐昭宗乾寧丙辰歲，朱梁太祖誅不附己者。兗師朱瑾亡命淮海，梁祖命徐師龐從，（舊名「師古」）會軍五萬於青口。（東晉命謝安伐青州，堰呂梁水，樹柵，立七埭為犇，擁其流以利運漕，故謂之青州犇，其實泗水也。浮磬石在下邳。）所屯之地，蓋兵書謂之絕地。人不駕肩，行一舍，方至夷坦之處。時梁祖命腹心者監護之，統師莫之能御。（明抄本「之能御」作「敢自主」。）未信宿，朱瑾果自督數萬而至。從聞瑾親至，一軍喪魄。及戰，無敢萌鬥志，或溺或浮，唯一二獲免。先是瑾軍未至前，部伍虛異，尤多怪驚，刁鬥架自行於軍帳之前。家屬在徐州，亦凶怪屢見。使宅之後，素有妖狐之穴，或府主有災即見。時命僧於雕堂建道場。（蓋多狐妖，故畫雕於中。）統未亡之前，家人望見燕子樓上，有婦人衣紅，白晝憑欄而立。見人窺之，漸移身退後而沒。時登樓之門，皆扃鑰之。不數日，凶問至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